

魯迅訪問記

登 太 編



上海長江書店經售

魯迅訪問記

登太編

春流書店出版

1937

魯迅訪問記

必翻
究印

1937.4. 再版
角四價實冊每

所版
有權

著者 登太

出版者 春流書店

總經理 長江書店

四馬路中永華書店內

五洲書報社

東方雜誌公司

永華書店

本埠各大書局

代

售

處

目次

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

抗日文學陣線

創作口號和聯合問題

文學的新要求

急切的問題

一點意見

現實形勢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創作活動的路標

今後戲劇運動的路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胡風（一——五）

龍貢公（六——七）

聶紺弩（七——二四）

奚如（二四——二六）

龍乙（二六——三一）

張天翼（三一——三四）

路丁（三五——四三）

耳耶（四四——五九）

艾淦（六〇——六五）

魯迅（六六——六九）

論當前文學的諸問題

統一戰線底口號問題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魯迅訪問記

文學修養的一個基本形態

國防，污池，煉獄。

關於「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

再說幾句

現階級的文學

關於國防文學

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

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

辛人（七〇——一〇三）

利青（一〇四——一二）

魯迅（一二——二九）

芬君（三〇——三四）

胡風（三五——四三）

郭沫若（四四——五〇）

茅盾（五一——五四）

茅盾（五四——六〇）

茅盾（六〇——七一）

周揚（七二——八二）

周揚（八二——九〇）

周揚（九一——九六）

徐懋庸（九六——一〇四）

理論以外的事實

文藝界聯合問題我見

新的形勢和文學界的聯合問題

看了兩個「特輯」以後

評兩個口號

水滸傳和國防文學

徐懋庸(二〇四——二一五)

何家槐(二三二——二三〇)

黃俞(二三二——二四四)

楊騷(二四五——二六〇)

梅雨(二六一——二七三)

周木齋(二七三——二八〇)

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

胡風

一

五·四以來，形成了新文學底主流的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反映了人民大眾生活真實，叫出了人民大眾底生活欲求的文學。然而，在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大眾底頭上，貫串着一切枷鎖的最大的枷鎖是帝國主義，它底力量伸進了一切的生活領野，在人民大眾里面散播毒菌，吸收血液。所以，新文學底開始就是被民族解放底熱潮所推動，人民大眾反帝要求是一直流貫在新文學底主題裏面。

然而，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更加迫急了。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整個的中華民族就已經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因為這，人民大眾底生活起了一個大的紛擾，產生了新的苦悶新的焦躁，新的憤怒新的抗戰，凡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當然向文學提出反映它底特質的要求，供給了新的美學的基礎，因

而能夠描寫這個文學本身底性質的應該是一個新的口號：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

所以，爲了說明這個口號，首先要指出的是產生它的現實的生活基礎：

第一，在失去了的土地上面，民族革命戰爭廣泛地存在，繼續地奮起；

第二，在一切救亡運動解放運動裏面，抗敵戰爭——民族革命戰爭底運動是一個共同的最高的要求；

第三，人民大衆底熱情，底希望，底努力，在醞釀着一個神怪的全民族革命戰爭底實現，那戰爭能夠團結和動員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不願做漢奸的人民大衆罷；

第四，從太平天國運動到一·二八戰爭的一切偉大的反帝運動，只有從民族革命戰爭觀點才能夠取得真實的評價……。

從這個分析裏面我們可以明白，「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所依據的是動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因爲它正是現實的社會要求在文學上的集中的表現；然而同時這個

口號裏面還含有積極的浪漫主義的一面，因為民族革命戰爭運動裏蘊藏有無限的英雄的奇績和宏大的幻想。

二

那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統一了一切社會糾紛底主題的。不過在這裏應該指明：是統一了那些主題，並不是解消了那些主題。

例如：

封建意識和復古運動都會在大眾裏面保存甚至助長「亞細亞的麻木」：

對於勞苦大眾底生活，欲求的阻礙，壓抑，都會減少甚至消滅他們底熱情，力量；

醉生夢死的特權生活，濫用的權力，在動員和團結人民大眾的活動裏面都是毒害……。

這一切，是帝國主義助手，是產生漢奸的社會地盤，是養成漢奸意識的實質條

件，由這些新引起的一切社會糾紛應該包含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化」底主題裏面。所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該說明勞苦大眾底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奸細。

三

從現實的生活要求產生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方面也是繼承了五四的革命文學傳統，尤其是綜合了九，一八以後的創作成果的。

九，一八以後，反帝運動底最高形態發展到了民族革命戰爭，在文學上那也得到了反映，到最近且已爭得了一些成功的紀錄。在這些作品裏而我們看到了民族英雄底比較真實的面貌，人民大眾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新表現的英雄主義，尤其是民族革命戰爭和人民大眾生活的血緣關係。這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先驅，是提出這個口號的作品的基礎。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應該批判地承繼那些作品新開拓的道路，勇敢地追過那些紀錄，從各個角度上更廣泛地更真實地反映民族革命戰爭運動，推動民族革命戰爭運動，用思想力宏大的巨篇也用效果敏快的小型作品來回答人民大衆底要求。

一九三六，五月九日晨五時（載文學叢報）

抗日文學陣綫

龍貢公

替中國文學運動作出顯明的劃期粉線，包含了攻勢的全新內容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可以用下面的電訊證明牠底充份的正確性。

這是五月卅日，中國全體最痛心地追悼他們底殉難先烈的時候，路透社向全世界各方面發出來的電報：

東京：外相有田今日語接見新聞訪員時，重申日本對華政策之三點：（一）承認「滿洲」（二）合作防共（三）遏滅一切反日運動。……（卅日路透電）

神戶：須磨今晨抵此時宣稱，「今之局勢，爲中國必須對日相互維繫與對日作戰之兩途中，選擇其一耳。余已正式向蔣院長切實說明此點，日本如退讓一步，即不管總退却！日本必須抱其不可變更之自信與勇往直前云。須磨現

正首途赴東京，準備向外務省報告中國現勢。（卅日路透電）

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切實勇敢地向全中國民衆做了明顯的，絕不含糊的挑戰。他

底話是真的，而且已經聲明他們絕不退讓。中國的文學者及其他全體人民必須今天就得考慮而且決定；對日作戰呢？還是立刻亡國呢？

答案只有一個。而且這答案不從嘴巴說出來，也不寫在公文上，這答案藏在國民衆開赴前線時的龐大歌聲，甚至草鞋踏地和鎗柄跟水壺碰撞聲裏。

緊接的明天就必得爆發的民族革命戰爭（在東北四省廣大肥沃的土地這戰爭一直繼續到現在永遠沒有停頓過，而且英勇的民族戰士們保證每一天必須得到一門新的勝利）將動員全中國人民，包含主要的基本步隊勞苦大衆，愛國軍士，商人，知識份子，甚至買辦豪紳，政客軍閥。

這偉大的戰爭將把中國陸地改變成暴風雨中的波濤洶湧的廣大無邊的海；澎湃着，激動着，放出震聳耳朵的空前的強烈的歌聲。一支兩支污穢醜惡的細流絕不會成爲牠底即使是最輕微的恥辱。

抗日文學陣線也在這時候聯合起來。各種文學團體，各種主義派別的文學活動者，文學青年，文學愛好者，甚至出版家，臂扣着臂構成一個力量雄厚的陣線。

於是全民族革命戰爭的整個戰線裏有了因為過度勞動和飢餓而皮黃骨瘦的勞苦大眾，有了因為風吹雨打，瘟疫疾病而焦黑如炭的軍士，也有了胖白好看的先生女士們。然而這正是偉大的，滑稽——但是可能的；並且這是挽救全民族的滅亡命運的唯一的偉大勢力底總和。爲了救國，一個文學家同一個地主在同一條陣線上作戰，假使他不是個人的自我崇拜者，僭妄的瘋狂病者，決沒有可恥的理由。……

對於一個作家本身的思想信仰，話可是就不能這麼簡單了。

思想底決定作者，猶如水底決定魚一樣。水和魚是中國傳統應用最廣而又最靈巧的比譬物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假如我們說：「把人和人結合起來吧，」——使人們知道生存意義因此而提高他底生存底慾望，又因此激動他底創造力吧，」——除了作者底思想把紛然雜陳和模糊曖昧的社會現象整理成有系統的真實，使他強烈地顯出牠底思想性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呢？——也許多少總會發生變態或轉形，但一種思想，更常常地是一個作者終身的東西。沒有了牠作者不會寫出一行作品，不知道怎樣開始去認識現實。我們說到認識的時候第一件聯想物便是思想信仰，後

者是前者底決定的因素。爲了牠，世界的作家們甯願被關下地獄，泰然地受下種種慘苦來完成他們底偉大的傑構。

而假如我們在那裏偉大的抗日文學陣線之前懸掛一塊橫布招，寫着「進來這裏面的請撤消各自的思想信仰」這些字樣，恐怕真正的藝術家，那裏面一個也不會有。如果我們招致一些和文學關係很少或簡直沒有的人到文學陣線來，那麼爲了他底救國效果，倒不如讓他參加到別的部門去，萬一那個人竟是一位肉店老板，那他將既不能賣肉也不能創作。

問題是可以這樣說明的：即是在各個文學者、各個文學團體底爲本身的思想仰底奮鬥過程中發現愛國救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底最大的一致。奮鬥是通過愛和憎，努力和爭論，達到工作結果的最單純的形式。不能奮鬥——求所信底實現，就不能工作，也不能參加戰爭。企圖把面目顯明的各種各樣的文學者攪成一鍋文學漿糊是愚蠢而又不能想像的事。

在這裡又可以第二次證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底正確性。

大眾文學底特質在於以人民大眾底利益做絕對的前提。少數統治者和剝削者雖在抗日的場合裏和人民大眾是同盟者，而在基本意義上是有着不可調和的利害衝突的。沒有因愛國而拒絕領取版稅的作家，同時沒有因愛國而把版稅增加到百分之五十的出版家，在目前這例子極其顯明。因此作家雖是極度寬容，但是憑着作家的主觀希望，把富農描寫做民族英雄到底是不可能的事。

文學運動雖可劃成種種的階段，但牠底本體却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發展物，有明天就必然也有昨天，忘記昨天是根本不知道有明天一樣地可笑。所謂進步的作家走過什麼路來的，我們可以不必理會嗎？難道民族革命戰爭不是一個發展階段而是一個突然的變方換向嗎？

以上這些理由是極其粗淺的說理，和這些緊密關聯着的其他類似的理由只要稍稍加進思考力便可發見許許多多。

其中最重要的（超乎所有的理由之上）是中國人民大眾底要求和進步作家底思想信仰底合進一步，作家底思想（他們底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緊緊隨伴着）能夠解剖

現實，證明民族革命戰爭底勝利就是中國人民大衆底勝利，由這勝利釀造出來的利益就是中國人民大衆底利益，並且這是容易的事。困難的任務在於怎樣依據被壓迫的民族戰爭底危機所激發的中國人民大衆底要求，由作家底生活的實踐和創作的實踐來提高他們底力量，使這些力量運用來成爲不可侮的，不能戰敗的巨力，並且使大衆對自己的巨力確信，追求，不斷地生產。

中國底人民大衆一向和國家結着最悲慘的關係。他們正在逐漸失去國家的信仰。——這好像連官方的學者都知道而且不加以諱飾。

現在要動員：全民族大衆所能發揮的總力量了，我不知道除了人民大衆底利益做主要的前提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可能的位置。一篇作品也許要使一個或十個地主官僚失望，但牠却能夠得成千成萬人民大衆底歡心和最熱烈的支持，我們底選擇還要什麼躊躇嗎？比如有這樣一種事實：在已經開仗之後，某省需要立刻完成一條運輸糧械運兵抗敵的公路（海口被封鎖是可能的，因此內地的交通佔主要的位置。）必須徵工開闢。事實底經過和文學創作的吸收這事實做題材都必要考慮這些問題：